



王淑萍

我走在落着雨的扬州街头，雨水一路缠着我，走过文脉悠悠的东关街，穿过烟火小巷东圈门，直到脚步停留在一座匾额上写着“两淮盐运使司”字样的建筑前。萧瑟、落寞、寂静、惆怅，我不知道是在形容这座建筑，还是在形容我的心情。我只知道，我从宁夏平罗千里奔赴而来，只想亲身感受一下那个比我年长193岁的老乡俞德渊100多年前留在这里的气息。

在此以前，我去过他生活过的村庄、读过书的学堂。我站在大运河边，看千里航道，迤逦穿行，穿过古城逼仄幽深的青石小街，看长满青苔的马头墙、斑驳的门楼和郁郁葱葱的古木，用手轻轻抚摸街角的一块青石、一株花朵，感受它们的坚硬与柔韧，一如100多年前那个身居高位却布衣素履的中年男子住在我心里的模样……我这样深情款款地写着，其实是在弥补我对俞德渊的一份愧疚。

史志中的俞德渊，有血有肉，功绩卓著。9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博览群书，走的是当秀才、考举人、中进士、点翰林的道路。他背着行囊从平罗县头闸镇昌润渠畔的俞家庄走出，一路风尘仆仆地走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考场。19岁考中秀才，29岁中举人，39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41岁步入仕途，为官江南。

清廉，是历史赋予俞德渊的标签，是通向他仕途的一把利器，也是他区别于平庸朝臣的一面镜子。

俞德渊身后的清朝，处于道光时期。这时的中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国库空虚，贪官盛行，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环境中，俞德渊却能以清廉的美名光耀史册，这是他的本性，有儒家教育的后天养成，当然更是一个农家子弟血脉里的淳朴。

农家出身的俞德渊，饱尝过生活的艰辛。为了糊口，他曾一度中断学业以卖鱼

为生，为了供他上学，父亲曾拆了家里的屋板卖掉给他当学费，母亲曾以豆叶为餐，却在乡邻有困难时尽己所能给予接济，并在他步入仕途后，时常告诫他要注意俭省节约，要廉洁爱民，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做底板，俞德渊的血液里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兼济天下的情怀，也有了悲天悯人的个性。这也是他十多年宦海沉浮里，不论何职何位何处都始终存有恤民之心的根本。

在荆溪，他抽丝剥茧，处理疑难积案，被当地百姓誉为“民之父母”；面对江苏水灾，他平抑粮价，分设粥厂，自己掏钱磨面做饼分发给灾民；在江宁，他捐廉募资，修建书院……赈灾济民、修祠撰文、兴利除弊、嘉言懿行，他曾协助林则徐疏浚三江，也曾任高堰决口、漕运被阻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为海运发展殚精竭虑，更是在两淮盐运使职位上，因“处脂膏而不自润”名载青史，光照江南。

站在俞德渊曾经工作了5年的两淮盐运使司门前，思绪自然而然地就回到了1831年。那一年，53岁的俞德渊从江宁府出发，一路舟车劳顿来到扬州。与他同行的，是一个新的身份：两淮盐运使。

两淮之富，盐业之重，盐运使责任之大，绝不是一个普通官员能够承担得起的。朝廷之所以将如此重任交付于俞德渊，除了看中他过人的管理才华外，最主要的是看中了他的刚直与清廉。

作为水陆交通枢纽中心的扬州，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两淮盐，天下咸”，扬州自然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大批盐商长袖善舞，缔造着扬州史上的财富神话。为了从食盐这种竞争中上的利润丰厚的买卖中获取巨额财富，逐利的商人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官员，有人因清廉而名垂千古，比如张应诏、卢见曾；

有人因贪腐而遗臭万年，比如吉庆、普福和高恒。

俞德渊当然是要做一个名垂千古的人。一路走来，他的所作所为都自带清风，他江南为官的每一处，都清清白白地留下一个“廉”字，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守住这个“廉”字有多难，既要洁身自好，又要在众人都沉没于“惯例”尸位素餐时有所作为，只能在狭窄的路径上，披荆斩棘开出一片青天，走出自己的世界。在任两淮盐运使之前，俞德渊已经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行走了12年。无疑，扬州的为官路，只会更狭窄。

“减科则、平引价、浚场河、严透露、治枭匪、运积盐、恤灶户、赈场灾。”初到扬州，俞德渊就对两淮盐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举措既提高了食盐产量，促进了盐运工作，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但同时却堵死了扬州盐商常年肆意贩卖私盐发财的路。他当然成了盐商们的眼中钉，他们在屡次巴结利诱被他严词拒绝后，便相互勾结，处处发难，他在扬州府衙的每一天，都过得无比辛苦。但少时的成长环境，注定了他即使螻蛄加身，也时刻记得自己的根扎在泥土里。

为了守护自己的底线，他甚至在上司陶澍请他给吏部尚书黄钺的儿子黄中民安排职位时，以“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而拒绝，宁可辞职也不答应。

不畏强权，不惧权威，不为钱所诱，不为权所动，俞德渊在清黑暗官场里艰难前行，为两淮盐业的良性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两淮盐务迅速改观，而他自己依然两袖清风行走在扬州的府衙与街巷。

在两淮盐运使司衙门南面，有一株约500多岁的银杏树，繁茂的枝叶迎风而立。我站在树下，久久地望着这棵树，这棵树也望着我，它看见过俞德渊，如今又

看见了我。在大树不远处，有一处门楣上写着“衙门官舍”四个字的房屋，这是俞德渊曾经住过的房子。这个地方曾被称作运司公廨，是供职于运司衙门的官员和家眷住的地方。房子很旧了，斑驳的木门窗棂透露着岁月的沧桑，繁复的雕饰似乎在述说着过往的绚烂，而横亘的门楣上“衙门官舍”四个字则如时间的门徒，静静地守护着这座房屋的尊严。

时间回到1836年2月6日，年的气息弥漫在扬州的大街小巷，而这座房屋里的空气却格外凝重。彼时，俞德渊躺在床榻上，瘦弱的身躯蜷缩着，呼吸浅弱无力。他这样躺在床榻上已有20多天，这也是他到扬州任职后在家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澍回忆起他有一次北上路过扬州看望俞德渊的情景时说：“入视君疾，见簿书盈几案，娓娓犹一刻不歇，曾劝以节劳养息。”陶澍一番好意，俞德渊自然心领，但他生来就不是一个“节劳养息”的人，无论对学业还是对工作。人生的前40年，他奔波在科考路上，因家境贫寒而步履维艰；40岁以后，他奔波在仕途上，因固守着内心的清廉而在黑沉沉的官场上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经年超负荷的运转，使得他的身心严重透支，竟没能扛过一场风寒的侵袭，弥留之际还口讲捐画，念叨着他放不下的工作……

从昌润渠畔到大运河边，从农家子弟到一代清官，俞德渊如一朵青莲，在清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灼灼绽放了58年后，于寂寂中猝然凋落，将一世清名留在了江南大地。

1836年3月，俞德渊的眷柩从扬州启程，一路跋山涉水赶往宁夏平罗。之所以最后归葬平罗，只因这里是他的故乡，这里生活着他的亲人，长眠着他的父母。（作者系平罗县政协委员、民进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鸕鸕啼序·塞北雨水

（吴文英体）
西玉

甘霖早春喜降，嫩芽生豆蔻。昆仑雪、雾化东风，唤醒塞北杨柳。毛毛雨、禾苗惠润，田园绿满生香非。任风狂雨暴，乌云惊雷龙斗。

三夏今回，汛期比至，待酣然淋漓尽致。日头雨、烨烨冰清，通过凉爽驰骋。壮青苗、生华旺盛，庄稼汉、喜愁都有。降气温，雨顺风调，麦收仓厚。

金风垂露，枫叶流丹，果蔬香味久。雨阵阵、伞展倩影，雨断云收，绚丽风光，大河依旧。空山新雨，迷离山色，诗人吟诵金秋景，览秋成、紫色葡萄酒。南瓜枸杞，稻菽土豆黄瓜，满塘鱼跃成就。

水光潋滟，滚滚黄河，看岸边林秀。净环境、天晴雨后。岁月无灾，四季轮回，风雨不朽！阴风迭起，飞浮霜气，残枝败蕊入冷月，奈霏霏、淫雨人间探。伟哉雪韵分明，生命源头，雪飘春首！

鸿雁颂

陈思凡

一个沉思的季节
一个缅怀的季节
清明时分，和煦的阳光
照耀着我们脚下的土地
那些松柏漫长的影子
在安静的烈士陵园里
巍然不动

此刻
我一边思念
一边试图用仰望和凝视
唤醒那些即将萌发的嫩芽
抬头望见
南来北往的鸿雁

大雁归来的时候
是英雄凯旋的时候
一行大写的字
遥遥地飞向我们的双眸
翱翔长空的雁阵中

每一只大雁都是英雄
正如屹立在人间的新
时代公安队伍
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
他们如一面面旗帜
高高耸立
映照不变初心

大雁南飞
不惧怕路途的遥远
正如英雄辅警王永良
坚守岗位16年
面对瓢泼大雨，山洪突发
依然奋不顾身，逆流而上
生与死的刹那间
是你，用脊梁死死挡住灾难
我们一次次地扣心叩问
怎样的脊梁能在
生与死的搏击中
把岁月里持续的幸福，留
给他人
那是一种来自于生死边缘
的英雄气概
用身体托起生命之舟
用热血捍卫一方平安

鸿雁生性勇敢
盯着雨雪依然前行
正如李富林、孙虎等公安
巡特警
直面生死的英勇
用血染融进历史，嘹亮成歌
用生命点亮正义之光
跨过时光的洪荒
李富林烈士的儿子李鹏伟
毅然决然继承父亲的衣钵
激励着公安这支正气浩然
的队伍
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用青春和热血

相信某一天
我会与你们在遥远的天边
相聚
续一壶新茶
共话家长里短
携手并肩
一起看斜阳
共度温暖幸福的时光

（作者系金凤区政协委员）

书画欣赏



荐读



作者：张云华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读懂中国农业（新时代版）》一书，对中国农业做了全景式的、深入浅出的解读，使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能通过阅读该书而对中国农业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作者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场持久战；战略上，主粮自给绝不放松、五谷杂粮综合平衡；战术上，粮食安全全面支持、重点问题重点考虑。对于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指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作者提出了大众始料未及的一种看法：虽然人们公认化肥、农药的负面作用很大，但目前却不能不用或少用化肥和农药。

该书在作者的构思里，中国走出“小农困境”（这是作者对小规模农业和小规模农户经营低水平发展困境的概括）实现现代农业的载体，就是适度规模以上的职业农民经营的家庭农场。